



# 村庄里的树

在我的故乡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。每次从城里回到老家，我总是喜欢绕着村庄走一走。站在村庄前面的山梁上，视野里村庄和树木相互交融在一起，不知道是村庄融进了树里，还是树融进了村庄。其实，看见一个村庄，首先看到的就是村庄里的树。从他乡归来，望见村头那棵老榆树，你也就能望见了故乡。

村庄里树的品种很多。最惹人注目的当数白杨树，它们笔直向上，插入苍穹；柳树向来是体态妖娆的，宛若邻家的少女，婀娜多姿；榆树更像一个结实的壮汉，缄默无语，温暖踏实。每家的院角，偶尔可以看到枣树、梨树、苹果树。还会看到一些杏树、一株樱桃树，或者一株桑葚树。树跟村庄里的人一样，它们样貌迥异，脾气秉性也不尽相同。

村庄西头有一株高大的柏树，远远望去，树冠墨黑，异常醒目。老辈人说那里原先是一座庙宇，破“四旧”时被造反派给拆掉了，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苍柏，倔强地伫立在那里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



大搞植树造林，村庄后面的山梁上，栽满了四季常青的松树。如今，漫山遍野松林茂密、松涛阵阵，点缀着故乡的山水。

都说人是村庄的主宰，树是村庄的灵魂。树与人的关系竟如此密切，连文化不高的庄户人，都知道有个成语叫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村庄里的树大部分是人亲手栽下的，比如房前屋后的空地，必须要栽上一些树，这样院落就有了气韵生动的感觉。白杨树和榆树成材后，可以做成檩木盖房搭屋。还可以砍伐卖掉，给家里增加收入。村庄里也有很多自然生长的树，榆钱和柳絮飘落，遇到合适的机缘，它们便从墙根儿或石缝间萌芽而出，不经意间就长成了一棵树。庄户人迷信，讲究居家风水，门前不栽桑，屋后不插柳。什么树该栽，什么树不该栽，什么位置栽什么树，颇有讲究。比如方方正正一片院子里，不能孤零零只栽一棵树，因为那就成了一个“困”字。

春天到了，村庄里最早发芽的是杨树和柳树。春风轻抚，冰雪融化，树皮泛青，树枝上就有萌芽点缀其间。枝丫在微风中摇曳，不久，树冠就染上了翠色的雾气，转眼间一抹抹绿色就氤氲了整个村庄。此时，榆树也不甘示弱，枝丫上芽麦粒状的黑色小骨朵慢慢膨胀，开始跃跃欲试酝酿花期。榆树是先开花后长叶的树，庄户人管榆花叫榆钱。小时候，每当门前榆树上的榆钱熟了，我便会脱了鞋攀上树顶，将一筐榆钱，母亲就可以给我们做一锅好吃的榆钱汤了。

村庄里最美的季节无疑是初夏时节。杏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枣花压轴，到处呈现出一派柳绿桃红的景象。树在阳光的映照下摇曳着、婆娑着，郁郁葱葱、绿意盎然，掩映着美丽的村庄。

庄户人知道，树跟人一样，是村庄里不可或缺的成员。树与庄户人比邻，它们有的像壮实的兄长，有的像体态丰腴的少妇，有的又像慈祥的老人。小卖店前有一棵很老的糖槭树，据说树龄有一百多岁了，它的树干要两个壮汉才能勉强合抱起来，宽阔的树冠有数丈长，遮天蔽日，洒落一地斑驳的浓荫。盛夏，大人们在树荫下喝茶聊天，孩子们在树下尽情玩耍。熏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似乎情不自禁地窃窃私语着。

秋天倏忽而过，冬天终于来临。此时大地就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，大自然以简练的笔触和纯净的墨色，勾勒出村庄的轮廓。远远望去，村庄淹没在皑皑的雪野之中。比起其他季节，大地素洁静寂，白茫茫一片，仿佛万物都沉睡了。

不过当你走进村庄里，马上会感受到这里的冬天热气腾腾，情趣盎然。孩子们在村前的冰河上溜冰、滑冰车，在河岸边的树下堆雪人、打雪仗。你会看到冬天的树是苍劲的、挺拔的，树干斑驳，枝丫举向苍穹，傲然挺立。此时，大人们仿佛格外怕冷，他们躲进屋子里，烫一壶老酒，炖一锅猪肉酸菜粉，哥儿几个围坐一团，酣畅淋漓地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缭绕的热气模糊了窗户，结出好看的霜花。



夜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夹雪降临，村庄遭遇百年不遇的冰凌灾害。高压线路被冰凌包裹得越来越粗，电塔摇摇欲坠，直至线路崩断。树的枝丫也被冰凌包裹着垂向地面，庄户人能清晰地听到屋外树枝此起彼伏的断裂声。村庄停电，最后连手机也拨打不出去了。翌日晨，人们走出屋门一看，村庄里所有的树都没了树冠，树枝断裂的枝杈在半空中明晃晃地刺痛眼睛。大雪封山，没有电，没有网络信号，村庄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……

这时候，庄户人与树俨然一个脾气秉性，他们不急不躁、不温不怨。人们爬上屋顶，将厚厚的冰雪铲下来，在院子里挖出一条雪路。年轻的包工头把家里的柴油发电机发动起来，招呼全村人给手机和无线灯泡充电。邻居二婶一早必须到镇卫生院做透析，村主任听后立即启动自家的铲车在前面开路，后面跟着五六个拎着铁锹的志愿队员，硬是将从村庄到镇里的十几里道路打通，把二婶及时送到了卫生院。

村庄里的树，这参差的、写意的、苍劲的树，它们宁折不弯，依然将根系深扎地下，待来年春回大地，那断裂的枝丫，又抽出嫩绿的新树芽。

(齐林)

## 读书和抄书

读书和抄书一直以来都是相辅相成的。在手抄流行的年月，很多人对手抄的兴致，远远高于阅读。抄写的过程，就是一个沉浸的过程，它比阅读更深入，更凝神。其实，抄书比阅读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为什么人们却乐此不疲呢？

我听朋友讲过一件事。有个女孩不幸患上了抑郁症，本来喜欢读书的她竟出现了阅读障碍，原来端本书就能畅快地读下去，而且视为一种享受，现在却越看越烦，乃至一个字也看不下去。后来，她突然就想起了抄书，抄了一遍又一遍。随着抄写次数的增多，她渐渐感到抄书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。她在抄写的时候，内心会渐渐变得平静，不会再被乱七八糟的念头打扰。深陷痛苦中的她渐渐体验到了一点乐趣，而且随着抄书量的增加，这种乐趣也在增加。发现这个改善抑郁心理的方法后，她像发现了新大陆。每当情绪陷入低谷，她就去抄书，特别是有关心理学的书，从中划出重点，找出富有启迪、积极向上的语句反复抄写。她还发现，这个过程，就像是与朋友倾心交谈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子，敞开了心扉，内心也豁亮多了。后来，加上积极配合治疗，女孩的抑郁症基本痊愈了。

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案，但还是觉得值得推广。总之，抄书为突破阅读障碍，为改善人的负面心理，还是有借鉴意义的。媒体时有消息，称一些老人特别喜欢抄书，他们用端正的小楷抄写四大名著，这个过程既展现了老人的书法才艺，加深了文学修养，对老人的身心健康也大有裨益。不然的话，他们怎么会乐此不疲呢？

(默子)

## 搭讪“搭”出邻里情

我在小区住了挺长一段时间，总是独来独往，下班回家大门一关，邻居皆不认识。

远亲不如近邻，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，如何“破局”？我决定主动搭讪，找邻居聊天。知易行难，我这人眼皮薄，如果到时热脸碰上冷脸，肯定尴尬。找谁开个头呢？

我所住楼栋的一楼，开有一家超市，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，看上去热情、精明、能干。我决定去试一下，顺便买点生活用品，于是，我走进了超市。

“老板，生意还好吧？”我主动与她搭讪，并尽量让语气显得亲切。

她乐呵呵地说：“还行！”其谦逊的性格可见一斑。

“你想买啥？”

“牙膏、牙刷。”

就这样，我和她打开话匣子后，你一言、我一语地越谈越起劲，大有“怎么也

谈不完”之势。话题嘛，涉及小区清洁、物业管理、人情世故、旅行见闻等，不经意间，就过去了10多分钟，足见她见多识广、信息灵通，我挺开心的，算是找对了聊天“搭子”，还顺便发现自己其实也健谈，会“搭讪”。

从此，一有空，我就去超市与她闲聊，路过时，也在门口打个招呼。这样一来，我把她当作了“聊友”，经常会买她超市里的各种生活用品、食物，一来照顾她的生意，二来她卖的商品物美价廉，让我放心。

她乐意与我聊天，一旦“搭”上话，就会聊好一阵。有时遇上她在煮油醪糟汤圆，还会送些给我，嘱咐我吃完后品评一下。不吃不知道，吃了觉得妙，有时她翘起了大拇指，她感激我的夸赞。向她的家乡人寄来一些土特产，我也会拿去让她尝尝。于是，我和她通过“搭讪”，浓烈了邻里情，成为谈得来的“聊友”，自是乐在

其中。通过她的介绍，我又认识了更多的邻居。

有一天，在老年活动室里，有个邻居焦急地说自家的小猫突然口吐白沫，一时慌了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走过去，劝其赶紧把小猫送到宠物医院去治疗，那样会“好快点”。这位邻居对我的“善意提醒”是感激的，并赶紧把猫送去治疗。后来的日子，他得知我家也养猫，就与我有了共同语言，一谈起猫的话题，我们便滔滔不绝，成为养猫“搭子”。

慢慢地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以搭讪“搭”出邻里情了。比如，乘电梯时，遇上邻居，我会问声去几楼，然后帮着按按钮，随口闲聊几句。与我同住一层楼的新邻居，比较高冷，起先与我乘电梯下楼时形同陌路，有一次，我鼓起勇气，找准机会去搭讪，他回应了我，一起谈起周边美食、电梯维护等“热点话题”，从此拉近了距离，再碰面，他主动和我打招呼了。

(何龙飞)

## 微乎其微的父爱

伟大的父爱，历来被文人墨客歌咏赞颂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接触最多的，则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父爱。

我这人，一般不爱打听，也不愿听别人的八卦，但那天同事给我讲述了一件他和父亲之间的事，很是令我感动。



同事说，有一天早晨他还在睡梦中，便被一阵急过一阵的手机铃声惊醒，一看是老爸打来的。同事的老爸和妈妈常年在老家居住，他不敢有一点懈怠，生怕有啥急事耽误了，他急忙打开手机。老爸开门见山，问他昨天夜里干啥去了。他一头雾水，自己在单位加班到凌晨两点，老爸怎么知道了？他不敢隐瞒，告诉老爸实情。临了，他问老爸是咋知道的。他老爸嘿嘿一笑，其实很简单，是通过他的微信运动步数知道的。同事的老爸说：“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一下你的微信运动步数。平常你的微信运动步数一般都是0，今天一下子多了近一千多步，我感到有点好奇。”一时间，同事感动到无言，想不到平日大大咧咧的老爸，

竟这么细心。最终，老爸一再嘱咐他，加班不要紧，注意休息合理休息，及时把缺失的餐补过来……

我们大都喜欢用“父爱如山”来形容伟大的父爱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浓浓的父爱也很琐碎，很沉默。大多做父亲的都不善表达，往往把自己对儿女的爱潜藏在举手投足之间，甚至一个微小的眼神之中。对此，我也深有体会。

前几年，我因为晚上应酬多，经常晚回家，无论回家多么晚，我发现每次开门进屋，总会发现父亲房间里的灯光一直亮着。直到我洗漱完毕，躺下后关掉灯，父亲房间的灯才会关掉。起初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以为老爸亲上了年纪，睡眠少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我发现其实只要我在家，

父亲总会比我提前关掉灯，早早睡觉休息。爱，是默默无闻的父爱，让老父亲悄悄给我留着一窗的灯光。我知道，那一窗的温馨，更是一窗的牵挂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不是非去不可的应酬，我能推则推，即使去了，也尽可能地早完事早回家。

一天晚上和妻子闲聊，我把这件事和妻子说了，妻子笑笑说：“其实每个做父亲的都在为子女牵肠挂肚。对了，我问你件事。以前咱俩谈恋爱那阵儿，晚上你送我回家，你注意到没有，村头总会有个隐隐约约的身影？”

“经你这么一说，似乎还真有。是谁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妻子。

“还有谁，你的岳父大人。”

(邓荣河)

麦收过后，运粮河上的打麦场空闲下来。

几场透雨落下，细嫩的葛巴草钻出来，怯怯地趴在地面上。碾进土里的麦粒，三五成堆地疯长着。麦场边的马泡秧、拉拉秧、蒺藜秧，迅速地触触角伸进来，和葛巴草继续交织。

太阳挂上老槐树的树梢，蜻蜓陆续出飞了。先是几只，徐徐而来，围着麦秸垛，左转转，右转转，飞上一圈，便落在斜出的麦秆梢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接着，又有几只列队入场，整整齐齐，远远望去，像停机坪上一架架精致的小飞机。不一会儿，蜻蜓更多了。几十只，上百只，有的翩翩自如，有的竟类似地从东飞到西，从西飞到东，时而俯冲直下，时而展翅直上，时而静立空中，两对翅膀闪着炫目的光芒。整个打麦场仿佛霓虹闪烁的舞池，每一只蜻蜓都是应邀而来的贵



## 蜻蜓款款飞

宾，尽情舞动着曼妙的身姿。

一群孩子在四起的凉风里也来到了打麦场，加入这盛大的场景里。

我们想知道蜻蜓有多少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但数着数着就忘记了哪一只只是数过的，哪一只只是新进场的；接着开始争论蜻蜓的颜色，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紫色、不，都不对！那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，还是全都有呢？无法找到答案的我们，只有捉几只仔仔细细瞧瞧。

收麦前置买的浙扫帚，仅余几根枝杈

的秃扫把，形状各异的网兜子，大家纷纷从家里拿出来。那些蜻蜓呢，任凭我们站在打麦场上，仰着脖子，用手指着，用扫帚追着，用网子抡着，它们呢，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，依然时高时低，时近时远。有那么一两只调皮的，还特意飞到我们头顶盘旋，慌得大家摆下家伙，伸着胳膊又蹦又跳，以为伸拳可捉。实际上，这些小精灵身形矫健，疾如流星，根本捉不到。

哎呀，拍到了！拍到了！一只蜻蜓就在扫帚下挣扎。我小心翼翼地拨开枝杈，

(周存亮)

诗苑

### 夏天的情义

(组诗)

#### 夏天的风

夏天的风来得突然，去得疯狂  
夏天的味道很丰富，我的记忆减退  
我的身心疲惫，我每天开门关门  
清晨的阳光沐浴我的脸庞  
夏天的风吹拂我的全身  
我周而复始，不知道夏风  
来自何处，要回到何方

#### 麦子

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，麦粒就乖乖投降了  
亲友说着知心话，白面馒头，白面花卷  
白面饺子，长寿挂面，都来自麦粒  
麦花为你盛开，创造生命的奇迹  
不管是江南，还是华北东北  
一派繁忙的景象，穿越古今

#### 夏天的盛宴

村庄被来来往往的人包围  
一场龙舟饭席卷村庄，笑脸洋溢  
歌声嘹亮，击鼓，敲锣，诗朗诵  
戏曲歌舞一呈现，畅享节日氛围  
打开一个谜团，亮出出彩的词语  
不是醉生梦死，而是民间文化传承  
他们的沉醉和婉转，来自自信  
来自内心的感叹，来自新时代的眷恋

(施泽会)